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

第一回 談楔子演說九尾狐 償孽債願為比翼

烏龜有九尾，狐亦有九尾。九尾龜有書，九尾狐不可無書。他為一個富貴達官寫照，因其帷薄不修，鬧出許多笑話，故與他題個雅號，叫做「九尾龜」。我為一個淫賤娼妓現形，因其風騷善媚，別有許多魔力，故與他取個美名，叫做「九尾狐」。昔駱賓王《討武檄》中有兩句云：「掩袖工讒，狐媚偏能惑主。」是以則天比狐。後人將他做了古典，編成一部《鏡花緣》小說，就說武則天是心月狐下凡。雖未免有些附會，不足為據，然其獻媚惑人，又何妨說他是個狐呢？至於蒲柳仙《聊齋志異》一書，說狐談怪，不一而足。其中如《青鳳》、《蓮香》等傳，情致纏綿，有恩有義，令人讀之神往，反以未睹斯狐為恨。然這個考據，出自《聊齋》，猶可說是柳仙的寓言，難以深信。若古時大禹皇帝娶女於塗山氏，自稱「九尾天狐」，禹頗得其內助，而夏遂以興。這件故事，卻是班班可考，比不得無稽譎語了。照這樣說起來，則狐幾勝於人，人將不足以比狐。不知狐而人，則狐有人心，我不妨即稱之為人；人而狐，則人有狐心，我亦不妨即比之為狐。

蓋狐性最淫，名之曰「九尾」，則不獨更淫，而且善幻人形，工於獻媚，有採陽補陰之術，比尋常之狐尤為利害。若非有夏禹聖德，誰能得其內助？勢必受其蠱惑而死。死了一個，再迷一個，有什麼情？有什麼義？與那迎來送往、棄舊戀新的娼妓，真是一般無二。狐是物中之妖，妓是人中之妖，並非在下的苛論。試觀今之娼妓，敲精吸髓，不顧人之死活，一味貪淫，甚至姘戲子，姘馬夫，種種下賤，罄竹難書。雖有幾分姿色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妖豔動人，但據在下看起來，分明是個玉面狐狸。即有人娶他歸家，藏諸金屋，幸而自己命，不曾被他迷死，也可算得僥倖。只是他拘束不慣，終究要與妖作怪，不安於室的。你想可怕不可怕？然這幾句話僅就大概而言，如今在下編成這部書，特地喚醒世人，要人驚心奪目，故標其名曰《九尾狐》，是專指一個極淫賤的娼妓，把他穢史描寫出來，做個榜樣罷了。

閒話少敘，書歸正傳。這個妓女卻巧姓的是胡，名叫寶玉。本姓潘氏，原籍金陵。其父叫「小鏡子」，是個無賴之徒，在咸豐癸丑年間，從反賊劉麗川戕官劫獄，佔據了上海縣城。其時小鏡子姘識一個桶匠的妻子，珠胎暗結，遂生下寶玉一女。隔了幾年，官兵勢大，克復上海，把他滿門老小盡行誅戮。幸得寶玉之母住在他處，所以母女二人得能保全性命，不至駢首西郊。然兩口兒伶仃孤苦，無依無靠，住在這上海地面，怎能度得日子？故勉強過了數年，其母實在支持不下，只得將寶玉賣入娼家。此時寶玉只有□餘歲，並不叫什麼「胡寶玉」，那塊做生意的牌子取名叫林黛玉。真是天生的尤物，出落得風流俊俏，嫵娜娉婷，面若桃桃，腰如弱柳，姊妹行中罕有其匹。而且應酬週到，對答如流，天然有一種媚態，從頭上至足上，沒有一處不媚。不論說一句話，做一件事，走一步路，無不用那柔媚的工夫。所以一時的妓女，那個及得他來？可稱為青樓之翹楚，北里之班頭。況且這個時候，上海洋場□里遠不如今日的繁華，煙花未盛，金粉無多，忽聞有此美妓，惹得一班富商貴介個個爭先恐後前來報效，不但吃酒碰和，還有私下酬贈東西，無非金珠首飾與那綢緞衣服等類，故寶玉聲價之高，服物之奢，一時無出其右，我且按下慢表。

再說上海有一位富商，姓楊，名企堯，排行第四，人人都叫他楊四，浙江寧波府人氏。本是巨富之家，在申開設典肆，後來因生意平常，就此閉歇。復以餘資經營絲業，果然利市三倍，財星高照，不到幾年，多了百萬家私，故此商界之中，要推楊四為第一。現住在後馬路泰記弄口。為人極其豪爽，一擲千金，毫無吝惜，不與守錢虜一般見識，時常同一班至交朋友在花柳場中朝歡暮樂。倘遇美貌的妓女，合了他的意，他就娶歸家內，置之金釵之列，故此家中妻妾已有五六位，個個是如花似玉的。好得他有財有勢，只要看上了眼，沒有一件事不能如願的。

那一天，有一個朋友請他在李巧玲家飲酒，見別人叫了林黛玉（即胡寶玉）的局，楊四一見傾心，頗為合式，等到席散之後，就拉了這位朋友前去打了一個茶會，方才歸家。所以今日無事，用過午膳，聽報時鐘已敲兩下，意欲向黛玉家造訪。命人喚了一輛馬車，換好了一身衣服，剛要出門，即見管門的楊升進來稟道：「外面有一位客人要見老爺。」楊四問道：「你可曾問他姓什麼？看上去可有多少年紀？身上穿的什麼衣服呢？」楊升回道：「問他說是姓蔡，約有三□多歲，身上穿得很好的。」楊四聽了，即喚楊升去請他進來。不一回，那人走進書房，連聲的叫「四兄」。楊四一看，此人年約三旬，身矮面白，穿一件二藍寧綢夾袍，醬色摹本馬褂，足穿厚底雲頭鑲鞋，以前也算時式的，不比目今的打扮，嘴裡銜著一根雪茄煙，認得不是別人，原來是做同行生意的蔡謙良，連忙招呼道：「請坐！請坐！老兄來得正巧，再遲一刻，小弟就要出去了。」謙良道：「四兄此刻出去，可有什麼正事嗎？」楊四道：「並無正事，為因在家昏悶得很，故想到外邊去閒散閒散罷了。」謙良道：「既沒有正事，今晚小弟請客，要奉屈四兄駕臨一敘，未知四兄可肯賞光嗎？」楊四道：「諒必在貴相好金巧林處，不知是也不是？」謙良答應「正是」。楊四又道：「小弟晚上准到。只是此刻時光尚早，弟本擬到黛玉家去，打個茶圍，老兄如果有興，就此一同前去可好？」謙良唯唯，抬頭把掛鐘一看，已是四點多鐘，即忙同楊四走至門前，上了馬車。

馬夫拉動韁繩，疾馳而去；並不到別處遊覽，一徑向黛玉家來，在兆貴里口停車。兩人下車進弄，見一排的石庫門都掛著金字招牌，每一家至少也有三四塊。楊四無心細看，直至黛玉門前，招呼謙良一同入內。走進客堂背後，上了樓梯，下面的相幫高叫了一聲「客來」，即見房裡大姐、娘姨把門簾掀起，都走出來觀看。剛正兩人上樓，大姐、娘姨單認得楊四，先叫了一聲「楊老」，又叫了一聲「大少」，招接進房。黛玉也迎將出來，向二人低聲回應，另有一種媚態，早惹得楊四骨軟筋酥，如入天臺仙境，心中得意非常。雖前晚來過一次，卻是醉眼模糊，並未□分留意；今日到此，在清醒的時候仔細觀看，比別處大不相同，收拾得纖塵不染，耀眼爭光。一切動用的東西，擺設的器具，無一件不奢華動目，別出心裁。然在今看起來，也只算得平常。何以言之？為因數□年前，各樣器用非但沒有，而且有了也不用。即如紅木房間，現在家家鋪設，毫不希罕。若從前則名貴異常，用的全是楮木，設或有幾件紅木，要算奢華到極點了。還有一說，譬如點一盞燈，起先有了洋油燈，已覺明亮；後來出了保險燈，還不算數；又出了汽油燈、紗罩自來火燈，還不算數，索性點了電氣燈。所以從前憑你怎樣的華麗，怎樣的考究，與現今比將起來，自然看得平常了。

話休絮煩。單說楊四是個豪富商家，生性最喜奢華，不啻當年石崇。今見黛玉這副排場，甚是合式，早有量珠聘美之意。惜乎黛玉有綠珠容貌，沒有綠珠節烈，枉費楊四一番憐惜。此時黛玉請二人坐下，送過了香茗、瓜子，先問謙良尊姓，然後向楊四說道：「楊老，勿知今朝吹仔啥格風，吹唔篤兩位貴人到間搭賤地浪來格？」楊四道：「你說什麼話！我今天到這裡，卻是一片誠心。為因前晚見了你，我實在想念你得很，怎麼說風兒吹得來的？」黛玉道：「楊老瞞奴，只怕嘸不實梗格好。據奴看起來，一定到別場化去，順便到間搭走走罷哉。格句說話猜得阿著？」楊四聽了，暗贊黛玉聰明伶俐，瞞他不過，就指著謙良說道：「雖是他今天請客，在金巧林家喝酒，邀我同去，其實到這裡來，我很誠心。你若不信，問他就曉得了。」謙良接口道：「他果然誠心得很。我方才到他府上，請他吃酒，他已經叫好了馬車，要到這裡來了，他又拖了我一同來的，委實不是謊話。」楊四又道：「如今你可信了麼？」黛玉道：「曉得哉，算是誠心格。不過停歇叫起局來，勿知阿叫倪？」楊四道：「不但要叫你，明天還要在這裡吃臺酒呢！」黛玉一聽，知道楊四場面極闊，最喜別人奉承，就稱謝道：「多謝仔楊老。奴原曉得楊老是最誠心、最肯照應倪格。」這幾句話，拍得楊四的馬屁□足□分，故爾楊四洋洋得意，即時把點菜單開好了，交與黛玉，又說了一回情致的話，吃了幾筒煙，早已是上燈時候。謙良催促道：「四兄，我們去罷！今天我是主人，倘那邊客人先到，卻有些不好意思的。」楊四被他一催，口中雖然答應，身子仍然坐著，與黛玉說不盡的話兒。謙良又道：「我們吃過了酒再來，你道好不好？」楊四方才立起身來，懶懶的說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走罷。」黛玉道：「唔篤啥能性急介，辰光還早勒海來呀，再請坐歇勒去。」楊四搖搖頭，黛玉又道：「格末停歇就來叫倪，讓倪好早點來介。」說罷，再與楊四咬了幾句耳朵，楊四隻是個點頭答應。要曉得他們咬耳朵說幾句什麼話，不要說

看官們不知道，連我做書的也不知道，必須問了楊四，方才曉得。可見黛玉柔媚工夫，別人都及不來的。況且年當少艾，姿色又佳，不比後來的胡寶玉，毋怪楊四迷戀。不然，楊四的眼界極高，怎能一見傾心呢？

閒話少講。此時楊四同謙良出了林家，走至里口，也不乘坐馬車，好得路近，不多幾步，進了兆富里，已到金巧林家。一逕進門上樓，高喊「客來」。堂子裡規矩總是一樣的，無須細說。二人在巧林房中，專等客人到齊，即時擺酒叫局。局中惟黛玉先來，愈合楊四之意。黛玉坐了好一回，等候席上用過點心，就拉楊四同行。楊四當即辭了主人，回至林家，與黛玉談談說說，分親熱，直坐到一點多鐘，方始乘馬車回去。正是：

早識風流皆夙債，漫誇露水亦前緣。

不知明晚擺酒請客，怎樣想娶黛玉歸家，且聽下回分解。